

傍名牌、盗原图……

拼多多上的“山寨”引来官司不断

律师:平台打假要让消费者看到

见习记者 潘旭萍

“穿一双10元的adidas,手拿VJVJ手机,再买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,接着来瓶氮乐,都很便宜,还能包邮到家。”这是近期网友对拼多多山寨商品的戏谑和调侃。

记者梳理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,因涉嫌侵犯著作权、商标权或者合同纠纷,拼多多已经做了100多次被告。对此,拼多多最多的回应是,“自身技术没有完善”“对海量信息无能为力”“平台已尽到相关义务”。

近日,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监司牵头召开行政约谈会,要求拼多多平台经营者严格履行主体责任,加强对入驻平台经营者及商品的管理和审核。律师认为,平台打假应该让消费者看到,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,那么损害的扩大部分,其将承担连带责任。

为销量“傍品牌”

日前,记者在拼多多搜索“暴龙眼镜”时,发现多款山寨商品。一副正品的暴龙眼镜至少也要300多元,但通过打擦边球,标成“暴龙旗下”等高度相似的商标或商品名时,最低仅需14.4元便可包邮到家。

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,找到了一则正牌“暴龙眼镜”维权的案例。2017年4月,拼多多平台上一家叫“风月无边”的网店被诉至上海黄浦区法院。

该店的一款“时尚暴龙太阳眼镜”,售

价仅90元。暴龙眼镜的委托代理人洪继杰在网上买了一副,到货后,他发现产品说明书、购物小票上均有暴龙眼镜的“BOLON”标识,镜盒、镜布也标有“BOLON”商标,唯独镜腿上没有防伪码。

暴龙眼镜随后以侵犯商标权为由,向法院起诉“风月无边”,并把拼多多也列为被告,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最终,一审法院判决“风月无边”赔偿暴龙眼镜经济损失24000元,但由于暴龙眼镜起诉前商品已下架,法院认定拼多多尽到合理义务,因此无需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

“这种极其相似的商标,消费者一个不



留神就会看错,以为是暴龙品牌的眼镜。店家若是故意为之,就涉嫌侵犯商标权。”浙江共业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主任郑一峰说。

网上盗图拿来就用

除了“傍大牌”现象,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还查阅到了拼多多上的另一种侵权形式。

2017年3月,杭州叠彩服饰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建东在逛拼多多时,发现自家网店“黑色旋律”上的照片,被拼多多上一家“心心想衣”的店给盗用了,照片共7张,都是2016年4月他花了好几千元请专业摄影师和模特拍的。

黄建东将“心心想衣”和拼多多告上了上海黄浦区法院,要求店铺删除侵权的7张照片,并赔偿相关损失。拼多多称,店铺3月接到投诉后,已下架了相关产品。然而5月再次搜索时,黄建东又看到其中6

张照片,赫然在“心心想衣”的店铺内。

此案法院认定,拼多多没有在第一时间作出删除、屏蔽、断开链接等行为,即使操作上有些困难,但并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停止侵权行为,因此判决拼多多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。最终,“心心想衣”和拼多多共同承担赔偿15000元。

关于侵权照片的赔偿问题,郑一峰表示,一般法院在判决时,会综合考虑涉案图片的类型及美誉程度和创作难度、侵权作品的使用方法、持续使用时间、被告的主观过错等,酌情确定相应的损失。

平台不及时制止售假会承担连带责任

“售假产品的第一责任人是生产者或销售者,平台只是‘网络服务的提供者’,主要提供技术服务,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。”郑一峰说道,“针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处罚,侵权责任法有明确规定,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,应当承担侵权责任。商家确实为售假侵权后,平台有一定责任,需要在第一时间删除、屏蔽、断开链接等。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,那么损害的扩大部分将承担连带责任。”

“拼多多对外声称会致力于打假,但其应让消费者看到态度。目前,全民声讨拼多多,更多是因为在已有侵权案件中,它并没有很好地履行承诺。”郑一峰说,“这也要求电商平台,必须花费相当大的成本和技术去满足用户体验。”

破一起通讯网络诈骗案有多难?

民警解读破案难点,提醒大家“捂好荷包”

本报记者 王乃昭 通讯员 谢敏敏

“破一起通讯网络诈骗案有那么难吗?通过电话号码或者资金流向追踪定位嫌疑人,冻结他的银行卡,抓到他把我的钱还给我不就行了?”

在许多人看来,侦破一起通讯网络诈骗案,仿佛是办案民警在办公室里动动手指头就可以解决的事。“事实上并非如此,大家通常都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。”近日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钱军民这样说。兼任分局反通讯网络诈骗中队中队长的他,结合工作实践,解读了侦破通讯网络诈骗案背后的难点与挑战。

为啥嫌疑人难以追踪?

据钱军民透露,今年1至7月,柯桥区发生的通讯网络诈骗案就占了刑事案件发案总量的一半。

他说,通讯网络诈骗跟传统案件有很大不同,被害人跟嫌疑人基本没有实际接触,这就使得案件侦查特别困难。嫌疑人用的电话号码、银行卡账户基本都是买来的,很可能等钱一到手就立刻处理掉了。警方根据电话、银行卡来搜寻联系人,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。

而且,被害人打出去的钱,想要通过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平台去跟踪,难度也非常大。“就拿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说吧,就像是

一个蓄水池,钱打进去再从那里流往别处,平台本身是没有办法一笔一笔查清楚的。”钱军民打比方说。

而且,在通讯网络诈骗案件中,嫌疑人通常都是跨区域作案,即使找到了破案的线索,民警也要到全国各地区进行侦查和抓捕,破案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。也因如此,反诈中队在警队内部有个绰号,叫“飞行大队”。不过,因为经费有限,说是“飞行大队”,其实多是“贴地”的。队里的5个人,每年有几乎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火车、公交加共享单车上,奔走办案。

为啥锁定了人却很难抓到?

今年6月份,在一起跨省通讯网络诈骗案中,钱军民他们在抓捕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。

通过侦查,反诈中队将目标锁定在了广西某镇,并由钱军民带领5人小组前去实施抓捕。然而,车到了村口,怎么进去抓人却让他们犯了难。

那里交通不便,村子比较封闭,村民对外来人员极为警惕。钱军民特地换了一身跟当地人穿着差不多的衣服,装作发传单的进村去侦查,可还是被人看出来了。他们只好在村口蹲守,一连等了十多天,才抓住了一名外出的嫌疑人。然而,审讯后民警发现,此人只是个取钱的小角色。

7月15日,钱军民带人二次前往,终于在7月26日,将2名躲藏在山里的主要嫌疑人抓捕归案。

“这种情况在办案过程中是很常见的。”钱军民说,之所以举这个例子,就是想说明,由于通讯网络诈骗案的主要特点就是线上作案,仅靠几部手机、几台笔记本电脑、一根网线就能实施作案,嫌疑人根本就不需要露面,因此警方很难掌握他们的具体行踪。这些家伙可以将自己藏得极其隐蔽,如藏匿于偏僻的小山村、城市的出租房等等,要把他们找出来非常难。而且不少诈骗团伙都具备相当的反侦查意识,甚至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自己的眼线,一有风吹草动,就逃之夭夭。对警方来说,抓捕的难度可想而知。

最难的部分是追赃

钱军民介绍,嫌疑人在诈骗得手后,通常都会将钱迅速转移。他们一般都会通过多级银行卡来躲避追查。钱打到一级卡中后,会迅速被转移到几十张二级卡中,然后再转移到上百张三级卡中。如此一来,即便是上百万元的巨额资金,最后也都会被化整为零取走。钱一但变成现金再想追回,那就难了。如果不能在案发伊始就及时冻结被骗资金,等到事后再去一笔笔追查,难度会非常大。

他说,以上手法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有些嫌疑人会将一级卡里的钱,直接打入第三方支付平台,再从平台转入到银行卡里,或者直接通过网店购买商品再转手卖出的方式进行套现。

而从事诈骗的人一般都没有什么正经工作,钱到手之后基本会挥霍掉。被抓时身上也剩不下什么钱了。有的诈骗团伙甚至把赃款都转移到了境外,给警方追赃带来极大的障碍。

因此,民警提醒大家,与其把希望寄托于被骗之后通过警方破案来追回损失,不如在平时就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。生活中尽量避免泄露个人信息,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,转账时应与当事人进行确认。最重要一点,切莫贪心,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。